4

書名	魏書　（第　柒　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脩本
裝式	綫裝
卷數	列傳第柒下至第玖上（總卷魏書拾玖至弍拾壹上）
葉數	捌拾叁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叁分強　廣壹尺壹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間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魏書傳幾（間無魚尾或有横線）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横綫）下口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有磨改跋葉水痕糢糊之字間有黑筆補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中華民國十三年　月拾肆日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魏書十九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為內都大官出為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

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
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臧
之曰汝孝行著於私庭今昭彰於邦國母歟忠
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
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
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
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負賤之慮憲所宜慎者略有
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
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
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
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
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
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
依犯論坐將至不側鄉等爲蠱存親以毀令爲
欲滅親以明法羣臣成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
矜恕太后不荅高祖乃詰曰閑安王楨以懿戚
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
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回雍涇諸使

邀求虛稱三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
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已忍親崇天下大
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昔循古
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
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
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内外特一原恕削除
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必令高祖南伐模從
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模母劉太
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

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
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
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
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
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
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
若克一軍四營自扶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
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
餘級俘七百人鸞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

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以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

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氐並及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巂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

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浞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

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曾虔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旬則二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災戮靡使所遺建業窮慼魚遊釜內之命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立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留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旦事寢不報臣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機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戚鼎立莫知所歸若我陽孤絕密通天境外靡粮援之朝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臣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

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纏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猶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尚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以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能勸比當別勑尋詔並依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薳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黃山即嶺爲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攻首豐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遊尘

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甘夜襲破民任馬駘斬首
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
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万來救善
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万繼後英
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
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擣虛討之大破僧炳軍俘
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
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
衆万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
地統軍傳求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
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
又率一万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
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
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
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
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
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
下復克三關展威關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

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茲
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
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
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
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
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
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
道要游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

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茲
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
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
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
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

卷十一

[illegible]月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
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勗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
道要游擊將軍鮑懷愼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

私慶尉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嚮長驅吳會翦
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
三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
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罷勝便早
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
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
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
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疆埸
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勦旋遲速不復

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三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憑陵是常若冀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營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為

隨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必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士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

英經筭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民後立京兆王
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
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郡
州治中督榮租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郡
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
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
主并為所劫詔英假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
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緩
御失和鍾衡閻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
奉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
震故屈王親總元戎還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
之故戾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
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委筭鍾牛
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推言追孟氏以報復為
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

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垂清隨
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隅豈足以損大德今王
軍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
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
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克之乃引軍而進
初荀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棄
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
衍虎賁中郎曹苗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
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

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
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
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
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
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貪生驃騎將軍徐
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
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

之信氾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諡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汝弟熙字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

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爲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流淚無由宋以細草不除浮爲爛漫況乂等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籍枝葛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冀萬夫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弟卅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遏宗之靈俯釐義夫之命掃帝前穢兇醜更清宗邑臣親憑三軍星馳萬赴難罔旦之溫城伏聽天旨王公率輒或世荷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剪除元

又使太后至尊恠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趨
謝朝闕臣等于乖昔人位居蕃屏容卒覩姦
醜虛受榮禄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吏柳元
章別駕馬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恰率諸城人殺課
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
子勗又遣尚書左丞盧詡斬之於鄴街傳首京
師始熙妃元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
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
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鄴將解七

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一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
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
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
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
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
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
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殿
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
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

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
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
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
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
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
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
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
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
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

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
刺史又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
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
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僊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邃之譽自
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
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又點略爲懷朔
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

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實始
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
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刀雙時
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
昌送略潛遁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
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
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
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
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
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固還略雖在江
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
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
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
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勑有司悉遣革等還南
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
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
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
大夫刀雙境首勞問又勑徐州賜綃布各一千

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
亭詔宗室親當禀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
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
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粟法光本縣令
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
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車平王又拜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
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
今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始與元徽相埒
於時天下多事軍國方端略守常自保無他禪
益唯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
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衛之榮入洛也見
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
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
兵因逃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
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高陽縣開國

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獻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
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
坐稍遷輔國將軍遏直散騎常侍孝莊初矜河
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洲刺史後贈散騎常侍
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墾妻趙郡李氏李媛有婦
工為尒朱榮妻所親暱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
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永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鄯善鎮
將所在貪暴為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

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
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
肅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尚為後將軍廣
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儕立拜
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

滕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
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
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
州刺史

子道興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秘書
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尋
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介朱榮之死也
世隆等奔還并州興介朱榮兆會於建興乃推曄
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等所廢前
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
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
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聽惠善撫接在鎮
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
父爵身長八尺五寸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

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
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
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始臧鎮
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
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
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
豫荆鄖三州河内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
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
瑕丘鸞馬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

撫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
自殄殲丑威罪應大辟肸蠁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望
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
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
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
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内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
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
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精嚴

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
費擾頗為民患世宗聞而詔曰繕親唯宗敬作
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善
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為煩擾編戶敷家懷
嗟怨北州土廣安效亂是由準法尋徵應加蕭
以鎮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奉禄
一周徵赴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
帛六百匹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
將軍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論裏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
除游擊將軍出為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
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
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
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
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
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
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太藩豈可拘法而不救
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千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二万石以助軍用蕭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頗褫

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

勳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
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
妻莊帝舅女侍中李或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
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
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
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
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
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等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
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
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
慮不除又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
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
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
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
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
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
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
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

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
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出帝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
獻
子延龍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
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
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楊州別駕以軍功封晉陽
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
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
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乃除
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
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刺史尒
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
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

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豳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悋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諸兵二万有司奏許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万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

五子

長子驫字永興儀兒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

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

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驍假節
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
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勅驍行揚州事尋除
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
陪景陵王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
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
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
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
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驍前

討征東將軍持節都督討之驍寡於經略爲
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
賊帥鮮于脩禮寇灤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
失利除驃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
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濟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
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驍驍苦戰終日更無
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絲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
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

尋以騶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後部鼓吹諡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是也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齊受禪爵例降

騶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尒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

品五百戸除持節安東將軍充州刺史轉濟州
刺史仍本將軍永興二年薨贈持節都督青冷
徐幽平五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元弟湛字處沖襲爵武定中光祿大夫
侍中都督兗豫諸軍事兗州刺史
湛第

書蠻施蕃夏
樂陵王胡兒和平中
北大將軍謀叛
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
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寒爲鎮北大將軍
北征六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
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
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
尉轉爲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
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
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
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數
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以食
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
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
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沙野次
軍衍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
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

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
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
大司馬嚴而未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
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
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
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
路薨贈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
其門改服禒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
弔禮及將葬又贈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
黃鉞加羽葆鼓吹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
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
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鄉食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
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
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
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
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判名實竊見馮

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
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
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
昇降劬勞往還數里譚諧明賢有虧禮教未若
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
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
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
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
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禍或遇年荒緣此
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
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
益重乞垂昭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
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
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
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
郎將尋除光禄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尒
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燮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
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成患世宗初
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
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
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
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
付師嚴加誨奬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

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彊姦妻妹於妻
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
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閤將軍
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
遂沒吐谷渾
子長秀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
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

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
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
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
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武衛將軍
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
爾朱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

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
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
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
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
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爲幽州大都督侯
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幽州大都督侯
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

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擯民譽或未踈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鴈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十九下　列傳第七　三十七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安樂王
齊郡王
廣川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若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直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此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許

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既庸才諸弟麤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及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及敗遂奔
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
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荊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敢斷
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
子詣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
弟詣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
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
應闕白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

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暮親者為
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
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心欲再臨再臨者欲於
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裹而弔既殯
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
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閱棺早晚之宜擇其厥
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
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
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

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爲若暮
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
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
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
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
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
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參議
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
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久在位尚幼卿
等議之朕無異焉詔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
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
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當來就新
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
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
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
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不在葬
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
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
得任之其戶屬蜀恒燕

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
得任意詔贈諡武衛將軍論曰剛及葬高祖親
臨送之

子靈道龍蓂卒論悼王

詠吾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
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貞特類外祖後為內都
大官高祖崩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
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
零落存者唯簡母已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
居傳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鄭
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
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
禁二十二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
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哀枕未堪奉赴當力
疾發哀論曰靈王世宗時改論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
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
祐位涇州刺史薨論曰敬

河閒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薨追封河閒
詔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
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
刺史琛妃世宗舅文貴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
所受納貪惏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
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
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請宗始學獻金字孝
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
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
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氏
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擣州事琛性貪暴
既揔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
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內恃
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
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
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

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孟寬仁雄毅甚有威略
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庄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
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
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
侍郎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万
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産業與中山王熙友弟臨
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
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
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令名僕射以延明
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
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
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襲
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士遠近
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
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
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感附莊帝時
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率衆守河橋顯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
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
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閒人
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
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北海王

廣陵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
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
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
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匡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寶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

文王小心翼翼之事惟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

尚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令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

仲尼在鄉黨猶恂恂周文王爲世子毕躬孝道禧等雖連薨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叙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豫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乃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襄葉攸崇求賢擇偶鄰代斯慎故詩录葛覃於易經鵲巢載于詩典所以建夫婦之道美風化之源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晏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速自兹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幼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黷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

嫗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
嫗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嫗
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
可嫗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
勰可嫗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
嫗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
璨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
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田君理非下請邑
乘之對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荊

洛兗荊兗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
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
七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
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
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
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修身改俗爲欲仍深前
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爲
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
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

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惡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譆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音知誰是

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遠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垂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遠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其鄉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
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既有天
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
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
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飴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
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
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群臣問起居高祖曰
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
熱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
師灑埽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
之中此乃天地氛昏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
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
長禮過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
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
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
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矟三分並教
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
方既逼北行臣聞教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後

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勳加侍中平太尉及高
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
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甚焉
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
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綺
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嫗以恣其情由是昧求
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偏於遠近臣吏僮隸
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
謁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
於光極殿詔曰諱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危疹
實憑諸父荷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孫殷勤
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曰朕
以寡昧夙罹閔凶憂勞在疚罔知攸濟是賴先
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
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
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之親體冀機務王其
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
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

世宗既瞻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荀每
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
豈應如此田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
罕得進見禧遂與冀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
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
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
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
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
小高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荀至邙嶺已逢軍人
恠小荀亦衣將欲殺害小荀困迫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
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
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
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
見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僥冒自安不其危
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
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丑仵期與禧長子
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

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食如狄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驛從者唯禧二豎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秉帝人遭殿下寬明接處左右令屬危難恨無遠計臣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云後子孫避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涕追永追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既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

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
宮人歌曰可怜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床玉几
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湛弥岸長行人那
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皆
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溫禧
於北邙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産以
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髦趙脩二家其餘賜
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
後禧諸子每之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
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初與通情
既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詔
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
衍不許後以爲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
洲翼謀舉州入國爲衍所移昌爲衍直閤將軍

冀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行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行尤嚴整
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
時楊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潛儈珍慮其翻畢
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爲鎮西
將軍郢州刺史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
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
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
率徐州刺史大都督討之樹城守不下
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
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特誓約不爲戰備杜德
襲擊之擒樹送京師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
孝靜時其子貞自北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
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楊豫五州諸軍事太師
司徒公尚書令楊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
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湯舊禮義彰

曩葉詠流前史嘉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
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
復禧王爵葬以王禮恒詔曄弟坦襲改封敦城王
邑八百戶坦憿很凶凡鹿鹿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
曰汝兄悖性與身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
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
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爲太師齊受禪
爵例降
珣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
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食邑千戶尋遷鴻臚卿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祖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衞大
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大妃韓
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
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
往臨哭可勑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

贈絲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摠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真亮年器可師敬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隨例征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憲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憲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

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
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況通衆牧苟須有
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
殺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出
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閹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司
罹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帥
弟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
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虎將糾劾之會
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
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
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
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
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
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
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
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襲
贈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謐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

德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若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如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謐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鄉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謐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遲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劾言所在之兵王皆私役謐罪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焚掠偷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馹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歐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襲賜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子兢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謚子寘字景融為後襲爵及寘伯謚復封趙郡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

謚兄謙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諮議參軍光祿大夫出為冀州刺史固辭不許俄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

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永安中為汝南王悅所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

郎進號安將軍光祿大夫出為冀州刺史

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

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

兄謙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

王封其父靈子寵愛其弟謚以爵子莊帝詔

徒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

錄尚書事孝靜初為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

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諡曰孝懿謚無他子識歷
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肅襲爵齊受禪爵例降
識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
爲高陽太守爲政嚴斷豪右畏之書聞宗初入爲
直閤將軍歷六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
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尋
加平遼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勇將軍淮陰
刺史公爲藏衞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討杜洛
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助還除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識弟讜爲人貪暴無德行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
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
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讜弟譓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
冀遠將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
將軍為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
能三都羽為大理加衛將軍典宿衛京師獄訟微
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文為大子太保録
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鎮發其
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望駕既發羽與太
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不傳高祖友愛諸弟
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
其補効故賜如意以表心遠都議定詔羽兼太
尉丕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
撫慰代京內外晝然高祖嘉之十八年薨羽表
請定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
守治狀及至冊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
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為三等此年便是三
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
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
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
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

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
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尔輕發殊爲躁也每考
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
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羣臣曰遷
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鄣耳朕
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敎示永書皆
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勑令舉
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邵之弟豈容晏晏曰
遷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意後祖臨朝

堂謂群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
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
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
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之知人不能使朝絕
素餐之譏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
卿等皆是朝賢國彥臣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
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
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
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

故旌絁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是廷
尉五局司直高祖曰朕
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
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
與群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
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請司
直並簡聖心佳者百官初置權爲獄官聽訟察
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尔或
見職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絁髮

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
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
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
卬彊良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
正欲聽採風謠虛實參正欲不採事無所據
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
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
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
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

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之悉所見之可精辨以
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
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
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
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思邪曲者無以改肅
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
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字往者
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字往者
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嘗言之任樞機豈容豈
惟攬括百揆編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寧在於
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三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
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
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
說昔之臣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治為廷
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
施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何嘗馮我皇恩出
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
祖又謂羽曰汝既是震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

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
頗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
今黜汝錄當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
令陸曁曰叔瓟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
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
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
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賛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
要不能光賛物務奬勵尚寮賊人之謂豈不在
卿計叔瓟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各歸一人不復
相罪又爲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
祿一周詔吏部尚書陸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
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顧叔父神志驕傲少
儉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令
景曰卿履歷卑淺超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
解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貳今解卿長兼可光
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
卿在臺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當
侍求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爲守

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
文學之士當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
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常侍常書如故奪常侍
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三丞
公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
書之失事鍾叔虧故不能別致貶責三丞可以
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二年有成
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

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遺墮致使王言
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
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
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
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二
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庶子
王詮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員外散騎常
侍馮夙可為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

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可為下下退為武騎常
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
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
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賈元贊等於前曰北
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撫然今知
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幼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
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
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善承尊旨北值不好
文王卿等子孫不免面墻也陸賈對曰實如明
詔金氏若不入仕漢高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
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
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
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
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
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
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
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且汝復何恨又曰叔
父沈痾絲悁遂有辰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

今得痊愈晚成婚嫁且喜其年已慶故命駕耳高
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五品因天歷運乘時
樹功開荊拓沔威振楚越時既昌平炎息駕汝潁
勢臨荊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
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宜朕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
戒歎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
宗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敬至于
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尚徒羽
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
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
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嬉貞外
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匿
薨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
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万布一千匹
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
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
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

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
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為冠軍將軍荆州刺史
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
為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
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
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没於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
關中

戶武定末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偶儻不恒高祖曰吾亦
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
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
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
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又
之洋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
朝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
伐雍行鎮軍大將軍揔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

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
高祖誡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
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為牧之道非難亦易其
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言而輕
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
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
史帶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
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普泰家人之禮

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
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
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
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一昇
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
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
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
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
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閉伍檢校散官之人非才

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老閑以多年課煩
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
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
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絶於
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
獨絶披矜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
致使近侍禁職抱槃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
之恨欲剋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毡
成九銜使愆失差直毫即坐徵纏所逮未以事閑
優之節慶之賚不以録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
任事者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
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
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
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
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

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
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
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
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
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
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彦或歷嶮千餘或
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
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
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奬勵臣
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
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
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
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
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
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列
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
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爲法者
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

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傳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勑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

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立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還官授職多不經旬斤退賢良尊納心膂威振

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豈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及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貢之義自古無之恩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忘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竊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即棄王公卿士議其多清河王臣懌先帝懿親識度貴明臨衆唱議非以勤王賞之懦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四非也忠秉權門下凡居宰執又拘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干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曹咎仵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忠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

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及私門伏聽
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增雍舒
一千戶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
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得衣綾
綃金玉珠璣違者以違詔論奴婢悉不得衣綾
綺綃止於縵縐而已朝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
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雍
頻表辭遜優荅不許詔侍中敦論詔雍朝夕侍
講書爾宗體見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
書如故書爾宗加元服雍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
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
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
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揔攝内
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禄万餘粟至四万伎侍
盈房諸子瑨晃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
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爲妃

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
聽許延昌已後多幸妓侍
氏別房幽禁不得關豫內
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
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
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
內料簡四口置以還第太
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
動望隆重道底蒼生威被
陰陽未變王秉哲居
邪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
孝莊初尒朱榮欲害朝士
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諡
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
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
主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
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
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大
卿與雍同時遇害追

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諡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貞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為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兗端除都督徐兗諸軍事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慰勞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叡字子拓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潦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

元瑾等謀反伏法

虡弟誕字文發少聰惠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
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
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
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
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
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
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弟二子子亮爲後

誕弟勤又勤又弟亘弟伏陁伏陁弟弥陁弥

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
蠆毒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
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玷制
垂式名爲治本整網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
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
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
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遏掠成盜更令賊發
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貶黜無
暮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

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龍變風不由前
禄張趙稱美豈憚賑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
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勑禁不宜輕改法令前黜
群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嘗着
常典風謠黷賄案為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
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
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閲彭城王勰有震主之
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
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
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
和末詳以少弟延憲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
營販侵剥遠近嬖狎群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
聲色恣縱建飾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
而不具許乃令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毋高太
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開起山池所費巨万矣又
歐擊怨讐嘖嘖如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秀

范氏愛等伉儷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墜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又慫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郡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婬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歡極醉詳雖負後娶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揔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前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恣能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妃妃相見呼爲阿嫂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母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今日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棄憤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窺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亡自今而後不願官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彼婦市作活也至是寵盛不復言有過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亡詳與

皓等謀為逆亂干時詐在南第廿宗召中尉崔
言冤入奏勅糾詳貪婬及妬皓劉實常季賢陳
掃靜塗寺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婬亂典禮
朝廷比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苛雜獻而詳壇賖
威令命等署酬直驅奪人業崇侈私第窮穢無
道失尊卑之節虛設空言靡風教之紀請以見
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尚書奏
治罪拜劾等夜即收捕不南臺文虎責百之圖
守詳第盡其驚懼奔越遺左右郭翼開金墉門
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詐許母高見翼頓首號
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
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
為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
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
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
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
宗為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園禁彌
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新具瞻

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醜
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
所期理宜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
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建坐情有未安
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拘防以終身邦
家不造言寻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
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真家奴數人陰結黨
輩欲以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
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
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
至六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
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
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
便舉哀可勑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百寮悉令奔
赴給東園祕器賵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
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
汝自有妻妾侍婢必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
致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嚙其肉乃杖詳背

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
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臺妾絮
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
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
不檢校夫婚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
卒無所言詳令員滿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
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
詔曰故太溥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愛遺
訓有冲昧攸記不圖喜管晦德終致哀樂使可
追復王封剋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疑咸諡
曰平王

子顯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禄大夫長兼宗正卿
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
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
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駒駿等寇
亂豳華諸州乃復顯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
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

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顯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
幽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
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寅等大敗於
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
武泰初以顯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顯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
推奉莊帝詔授顯大傳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
故顯以葛榮南侵尒朱未縱寧遂盤桓顧望圖自

安之策先是顯啓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
葛榮充逼未得行顯令遵權停於鄴顯既懷異
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已表裏
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顯異
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
然後遣軍候顯逆順之勢顯以事意不諧遂與
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顯見衍泣涕自陳言
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顯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
此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

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為都督於者城
拒之為顥所擒又尅行臺楊昱於滎陽尒朱世
隆自虎牢走退莊帝此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
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剋據有都邑號令
自已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
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
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
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尒
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
冠旅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
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潁縣部騎分
散為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
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婆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第瑱字寶意起家為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
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
刺史為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
戶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

千云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舊早居重任兄顯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德於王度終論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閒言亦行貽伊戚顯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